



愿化身一枝轻盈的芦花
任情翻飞于潋艳的朝霞……

抱得美人归

于晴九九新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T247.5
Y116



于晴九九新著

抱得美人归

(台湾)·于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4062

责任编辑:晓 苑
封面设计:杨雪霜

于晴九九新著

抱得美人归

(台湾)·于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000 册

ISBN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大理皇宫

养心殿内酝酿着一股诡谲的气氛，大理皇、段龙飞和段龙腾宛如三国鼎立各据大厅一边，坚持己见、互不退让。当然，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上演，而是已经僵持了好一阵子。

面对这阴沉的气氛，龙飞叹了一口气后，企图打开僵局，为了自己往后的自由，只得挺身而出据理力争。“父皇，请恕儿臣庸懦无能、资质愚钝，实在不适合接掌皇位。反观王兄足智多谋、学富五车，不论武功造诣，或军事才能都远远超出儿臣甚多。儿臣恳请父皇将皇位交由王兄继承，这将是皇室之幸、百姓之福呀！”

对于继承皇位一事，他简直深恶痛绝，只因出身帝王之家，他的童年既刻板又平淡，简直跟坐牢没什么两样。每天有读不完的经典、背不完的历代各朝治国纲要……简直是戕害民族幼苗，害得他至今生活仍枯燥乏味，没半点得以照耀的成就或值得回忆的事迹。

现在，他决定抛开这牢牢束缚他的枷锁，追寻属于自己的理想、采访内心深处美丽的春天。

于晴九九新著

在大理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皇位得由皇族嫡子世袭。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光皇所定下的遗诏，就因为这这圣谕足足将他束缚了二十年。二十年他！可不是二十天，或是二十个月。

长久以来，大理国就遵照这遗命延续皇族的传承，龙飞一直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皇位一定得嫡子才能接任？难道就不能选贤与能，禅让给有贤德、有智慧的人？不然也得尊重一下当事人的意愿，不能就这么蛮横地将国家具亡的重责大任扣在他身上，这实在有点……囑……不大人道。

当然啦！他也不是存心要跟父皇唱反调，而是他早有自知之明，自己为人处世优柔寡断，远不及王兄龙腾的刚毅果决与面面俱到。如果大理国交由他接掌，最多也只能维持现状并无法强盛，这多不值得呀！为了不愧对列祖列宗，他决心要坚持到底、铝不妥协。

“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臣虽是王族后裔，但并非嫡系，这么做不仅有违祖制，而且还会招来朝中大臣议论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这将损及皇上的英明，请皇上三思。”龙腾马上接口。

唉！他又不是傻蛋，放着优闲的日子不过，甘愿被关在这幽闭的皇宫内院，当一只飞不出去的笼中鸟。何况他又非当今皇上所出，充其量也只是侄辈而已，如果就这度贸然接下皇位，只怕朝中大老尽皆不服，为避免有人乘机造反，他绝不能趟这淌浑水的。

“王兄，你忍心见大理在我手中覆亡吗？”龙飞连忙出言恳求，使出最后一招——哀兵政策。

他真不明白；为什么有人一天到晚觊觎皇位、想当皇帝？皇帝有什么好当的，连点人身自由都没有，更遑论有人会真情真意相待、真心付出。四周的人整天争名夺利、钩心斗角，所有人只会对皇帝阿谀奉承，以求升官发财，没半句真心肺腑之言，这种日子有什么好过的？

他简直恨死别人在他面前提起“皇储”这个名词，就是因为这头衔，他整整蛰伏了二十年，现在他只要自由。

对！就是自由。他要远离皇宫，做个快乐无忧的平民百姓。

当龙飞一脸痴呆的作春秋大梦时，大理皇的一声怒斥，将他整个人从美梦中给震醒。

“住嘴！”大理皇双手搓揉发鬓大声喝止，龙颜上青筋暴凸，不断抽掐着，浓眉紧紧的纠结在一起。“飞儿，你也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你居然为了摆脱皇位对你的束缚，把自己贬成什么啦？大理的末代皇帝？简直不成体统！”他不禁边骂边摇头，看来自己以前对他们的要求似乎太松了些。

这阵子光是为了皇位继承一事，他们的争执便不下数十次，今天更趋于白热化。这别人求之不得的皇帝命，两个混小子竟然一天到晚把这权比天高的带位

规为畏途，互相推诿，不惜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不说，还极尽谄媚地把对方捧上了天，想想他位皇帝还真命苦，居然要为这两个只要自由不要权位的兔崽子伤脑筋。

龙腾、龙飞两人互看了一眼后低下头，一脸无奈。

“父皇，请容儿臣禀明，实在是儿臣能力不足呀！”看到大理皇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龙飞心中不免忐忑不安。

“你……非得气死朕才甘心是不是？”大理皇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整个人瘫坐在龙椅上不停的喘气。

“皇弟，不可放肆。”龙腾见自幼对他疼惜有加的皇上叔叔气得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心中警鼓大鸣，赶紧低声斥喝龙飞，还不断的对他使眼色。

“我是实话实说。”龙飞还不知死活、大言不惭的辩解着。

“你……给我滚！”大理皇暴跳如雷的从龙椅上站起来，用手指着他，然后再指向善心殿大门，要他立刻消失。

“谢父皇，儿臣告退。”这下更称了龙飞的心意，马上眉开眼笑的退出善心殿，心中的雀跃只差没高声呼喊。

看着龙飞欢欣喜悦的离去，龙腾的心开始狂乱的跳跃，抬头斜睨了一下大理皇的表情，他的心不由得整个揪了起来。

“龙飞，我真会被你害死。”龙腾现在的心情就像是要被拖上断头台一样，除了惶恐畏惧，还有满腔怨恨。

“腾儿。”大理皇斜眼睥睨了退出大殿的龙飞一眼，不由得垮下脸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对站在一旁故作镇定的龙腾说道：“皇位继承一事不能再拖了，飞儿执意不肯接掌其实也有他的道理，不管是处世治国或是调兵遣将的能力，他远不及你深谋远虑。为了大理的前途着想，朕要你接此重任。”

“禀皇上，殿下只是经验不足，只要多加磨练，假以时日定能有所作为，臣愿隐旁辅助，直到他能独当一面为止。至于要臣接掌皇位一事，恳请皇上三思。”龙腾句句都是出自肺腑的其心话。

大理皇黯下脸色低头沉思了半晌后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“好吧。既然你一再推托，朕也就不勉强你了，往后辅佐殿下掌理朝政之事就由你负责督导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说服飞儿接此重任，这件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倘若你不能说服他，那么接掌皇位之事，你就不能再推托了。”

“谢皇上，臣一定会说服殿下，并竭尽所能辅佐殿下，纵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”龙腾紧绷的脸这才松弛了下来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

离开养心殿后，龙腾马上气冲冲的直奔东旭宫找龙飞算帐。

“王兄，你来啦。”看到龙腾到访，龙飞并不讶异，他要是愈生气，那么就表示皇位离自己愈远，所以这会儿龙飞正仔细地观察着龙腾脸上的表情，看他到底有多生气。

“别看啦！接掌皇位的不是我。”龙腾哪会不了解他的心思，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后，故作轻松的品着香茗。

哼，想陷害他，难道他就不会反击，只会乖乖的等着受死？那是不可能的。

这下换成龙飞被吓呆了，震惊之余透差点被热茶烫伤。“哎呀！好烫！”他边用手握着被烫红了的双唇，边跳了起来。“王兄呀！你可不要吓我，你知道我的心脏承受不了这惊天动地的震撼。”

“啊哈！你还好意思说这是惊天动地的震撼？我看是愧疚吧。”龙腾冷冷一笑，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，嘴里冷哼道：“还不知道谁才是差点被吓死在养心殿呢？你想自由，那也不用拖我去住鸟笼子吧？真不知道是谁‘卖兄求自由’呢！”

“王兄，有话好说嘛！你是知道的，这二十年来我连皇宫大门都没踏出去过，你就可怜、可怜我，好心的留在皇宫内帮父皇的忙，我会很快回来帮你的。”龙飞边打哈哈，边想着该怎么溜出宫去。

“你别妄想出宫了。皇上刚刚已经跟我说好了，由你接掌皇位，我随旁辅助。所以出宫采访民情之事，理

当由‘臣’替你分担，你还是待在皇宫比较安全。”龙腾早就将他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，想偷溜出宫去快活？门儿都没有。

“哇！你陷害我。”龙飞一听差点当场晕倒，原来自己暗中计画了那么久，抗争到最后的结果……居然是一场空。“你不能如此对我，我是你的弟弟，好兄弟呢！”

龙腾慢条斯理的转过脸，深邃的黑瞳充满鄙夷，由上而下、由左而右仔细的端详了他好一会儿才开口，“你这也算是我的好兄弟？刚刚在善心殿上你是怎么陷害我的，你难道忘了？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这句话你难道不懂吗？”

“嗯……啊……这……”龙飞含糊应着，眼睛不敢正视他，赶紧将话题岔开，“王兄，你说我们哪时候可以偷溜出宫？我十分期待那一天的来临，可以畅快地在天地间遨游，呼吸大自然的空气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呀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龙腾用手背抵住下巴，故作深思状，意在吊龙飞的胃口。

“王兄，不要再想啦。你说个日期，不然明天也可以，我马上派人去整理行李。”果不期然，龙飞迫不及待的想马上出发。

“可是……”龙腾用眼尾瞄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是储君，私出皇宫可是大事一件，我看探访民情一

事事关重大，为了你的安全就由我来代劳，你还是待在皇宫内比较安稳些。”龙腾微笑的看着他，犀利的眼神却明白的告诉他，你想出去，等下辈子吧！

“不会吧！”龙飞俊逸的脸马上垮了下来，忍不住低声哀号。

龙腾看着他轻轻的点了一下头，然后满意的笑了起来。

嘿嘿！就是这样。

大理皇宫的夜晚，除了巡逻官兵整齐一致的脚步声外，显得十分静寂。

“殿下，属下已准备妥当，就等您的命令。”太子府的禁卫队队长部销必恭必敬地站在一旁等候龙飞的指示。

“很好。”龙飞赞许的点了一下头，嘴里喃喃自语着：“你们愈是不让我出宫，我就偏要出去，看你们能耐我何？”

“殿下，您说什么？”部销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，担忧之情显现于眉宇之间。

虽然他只是太子府理的一名侍卫，不过他可以断言，此次皇宫会因他的主干出走而大乱。无奈龙飞私出皇宫的意愿坚强，他虽然一再劝戒仍徒劳无功，事到如今他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暗暗祈祷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会有跟底下的身体说再见的一天。

“没你的事。”龙飞喜孜孜的看了他一眼，这部错人就是太老实了些。自从跟他提出要出宫一事，他深皱的眉头就没舒展过，仿佛要他上断头台一样，真是一点都不知变。

“殿下……”

部错的话才刚要出口，马上就被龙飞打断。“如果是要劝我别出宫，那么你可以不用说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，你也就别再浪费唇舌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别意见那么多好不好？跟个婆娘没两样。”龙飞不悦地蹙起眉心，汲好气的说道，“快去前面探路，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你就留下来替我收拾残局！”

“是的，殿下。”部错叹了一口气，自知无法挽回龙飞的心意。

回廊里，两个阴影正如鬼魅般的凝视这一切，直到部错消失后才有了动作。

“王爷，您要不要出面阻止殿下的行动？”一旁的雨痕躬身请示龙腾。

龙腾低头思索着，他清楚的知道龙飞这次出宫意念坚决，纵使出面阻止了他的这次行动，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又会故态复萌，到时候连他几时偷溜出去都难以掌控，更别提是要派人暗中保护了。

“不用了。他出去走走探访民情是件好事，有助于他登基后处理国政。”龙腾转而对雨痕下达命令，“雨

痕，殿下这次出宫就由你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如果他有任何差池，你也不用回府了。”

“请王爷恕罪，保护殿下之事恕雨痕无法从命，请王爷另派他人。”雨痕单脚屈膝、双手作揖地低头请罪。

龙腾好不讶异，这是雨痕第一次违抗他的命令。

“为何？难不成你有什么好理由？”

“老王爷临终前曾召见属下，一再叮嘱属下，在雨痕有生之年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王爷的安全。”雨痕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龙腾听了之后想也没想的就说：“那我父王可有叫你遵从我的命令行事？”

“有。”

龙腾没好气的望了他一眼，“那不就得了？记住，把殿下当成是我，誓死维护他的安全，顺便把苍鹭带在身边，有任何事情要苍鹭通知我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恕属下驾钝，王爷是否也要离开京城？”雨痕对龙腾的话感到不解，难道他也要离开京城？

“殿下都走了，难不成要我留下来顶他的缺？”龙腾没好气的冷哼一声，“我对皇位可没什么兴趣，何况皇上还年轻，我倒不觉得他非得选在这个时候退位不可。”

龙飞都溜了，他又何必留下来当只待宰的羔羊？何况他早就想到京城外走走了。

“那王爷您的安全——”

龙腾挥了一下手打断他的话，“你放心，普天之下能够伤我的没几人，你还是保护好殿下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他早就厌倦了待从们的亦步亦趋，如今有机会摆脱他们，他还乐得轻松自在呢！

雨痕仍是不放心的想阻止龙腾踏出京城。“可是，王爷的生活起居——”

“雨痕，我记得你以前没这么婆婆妈妈，你这习惯是哪时候学来的？”龙腾不悦的皱起眉头，对他摆起了难得一见的怒颜。

“是。”雨痕识相的噤声不语，虽然龙腾待他如亲兄弟，不曾在他面前摆起主人的架势，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不会发威。

嘉定镇

离开京城已经个把月了，这天，龙腾正巧来到离大宋只有一城定隔的嘉定关，这个城镇的莫有千户人家，可说是规模庞大。

今天是个细雪纷飞的日子，街道上只有零零落落的人点缀其间。

酒楼里，龙腾独自一人坐在靠近街道的座位上，欣赏窗外难得一见的景致。

突然，从街道的另一方传来达达的马蹄声，声音响亮急促，且是朝酒楼这个方向疾驰而来。不知道是谁

家的娃儿竟脱离了家人的视线，一个人独自在街道上兴致高昂的堆着雪人，专注得丝毫没注意到疾奔而来的马匹。

酒楼里坐在窗户旁的客人见状，皆不断惊呼叫唤着，盼能唤醒沉迷于游戏的娃儿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愿冒生命危险前去救她。

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龙腾态度从容的放下手中的酒杯，身手矫健的穿过窗户，将游戏中的孩儿抱在怀里，蜻蜓点水似的往对街飞跃而去。就在他跃过街道的一刹那，四、五个驾着马匹的壮汉也同时疾驰而过，整齐一致的马蹄从雪人身上践踏而过，将做好的雪人踩个稀烂。

目睹这次事件的人不禁吁了一大口气，为这娃儿暗暗捏了把冷汗，也对这几个在大街上纵马奔驰的狂客颇有怨言。

“放我下来！”朱昀昕不断的扭动身子，被这个身材壮硕的大男人搂在怀里，她整个人有种仿佛被雷电劈中似的触电感，让她惴惴不安的心开始狂跳，再加上他身上特有的阳刚气息直窜脑门，她的头顿时晕眩起来。

龙腾看着怀中挣扎不休的小东西，不高兴的蹙起剑眉。这娃儿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刚刚差点成了马蹄下的亡魂？他睥睨着眼神，口气严厉地训斥着：“谁准许你这半丁点大的小孩一个人在街上游玩？你难道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？若非适巧我在那儿，你现在焉有命

在?”

昀昕用力挣脱他的箝制，气定神闲的抚平身上的衣服，眼神极为不屑的回视他，“哼！我有求你救我了吗？你不要以为救我一命是做了多么伟大的事。告诉你！我才不希罕你救呢，至少成了马蹄下的亡魂也强过面对你的罗唆。”

“你这狂妄不知感恩图报的娃儿，看我今天怎么修理你。”龙腾也不知怎地，面对昀昕的傲慢无理，他居然一反常态，心中燃起熊熊怒火。

他几乎是如老鹰抓小鸡般的一把拎起昀昕走进客栈，根本无视于街道上围观路人的指指点点。

昀昕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等恢复神智时她已经被龙腾高高拎起。昀昕气得对他又踢又打，可是不管自己怎么使劲，就是踢不到也打不着他。

龙腾在走入客栈后，不悦地将她的身躯按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朝着她高高翘起的小屁股毫不留情的打了几下。

灼热的疼痛顿时传遍昀昕全身，从小她哪有受过这么大的屈辱，她含怨带怒地紧盯着龙腾不放，眼眶中的泪水不断的滚动着，可就是不见它们掉下来。

此时的昀昕好生气，她宁可死在马蹄下也不要他出手相救，更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凌辱。她紧咬着下唇不准自己哭出声来，更不准自己在龙腾的暴力下落泪。

于晴九新著

台湾·于晴

虽然她生性好玩且调皮，可是府中大大小小哪一个不是将她捧在手掌心呵护宠爱的？谁让她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来着？当然，除了那一进门就看她不顺眼、处处找她麻烦的二娘以外。

今几个要不是看上了围墙外的厚厚积雪，一时玩心大起，她也不会偷溜出府。这一切都要怪二娘的挑剔，若非她讨厌下雪的日子，吩咐府中仆役将庭院中的积雪铲除干净，她也用不着这么辛苦地翻墙到街上玩雪，更不会让这个因为救她一命就自以为是的大男人如此欺负。

龙腾将她抱起来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这才看清楚眼前的娃儿长得如此标致，简直就像个陶瓷娃娃般的耀眼，两片朱唇红艳似火，雪白肌肤犹似白玉凝脂，双颊上的红晕就像初绽桃花般动人，不过从她含怨带怒的眼神中，他看到了一把猛烈的怒火正向自己狂烧而来。

“怎么？是不是以前都没有人敢修理你，才会让你如此猖狂？那我今天还真做对了一件事罗！嗯，不错！”龙腾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，还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。

他不说还好，这么一说，昀昕眼眶中的泪水立刻滚落双颊，她忿忿的用手臂抹去泪水，燃火的眼眸并没有自龙腾的脸上移开。

龙腾见她落下泪来，整个心不由得跟着揪痛起来。